

THE
IDEALIST
THE STORY OF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顾拜旦传
[下]

[美] 乔治·赫斯勒 著 吴果锦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THE
IDEALIST
THE STORY OF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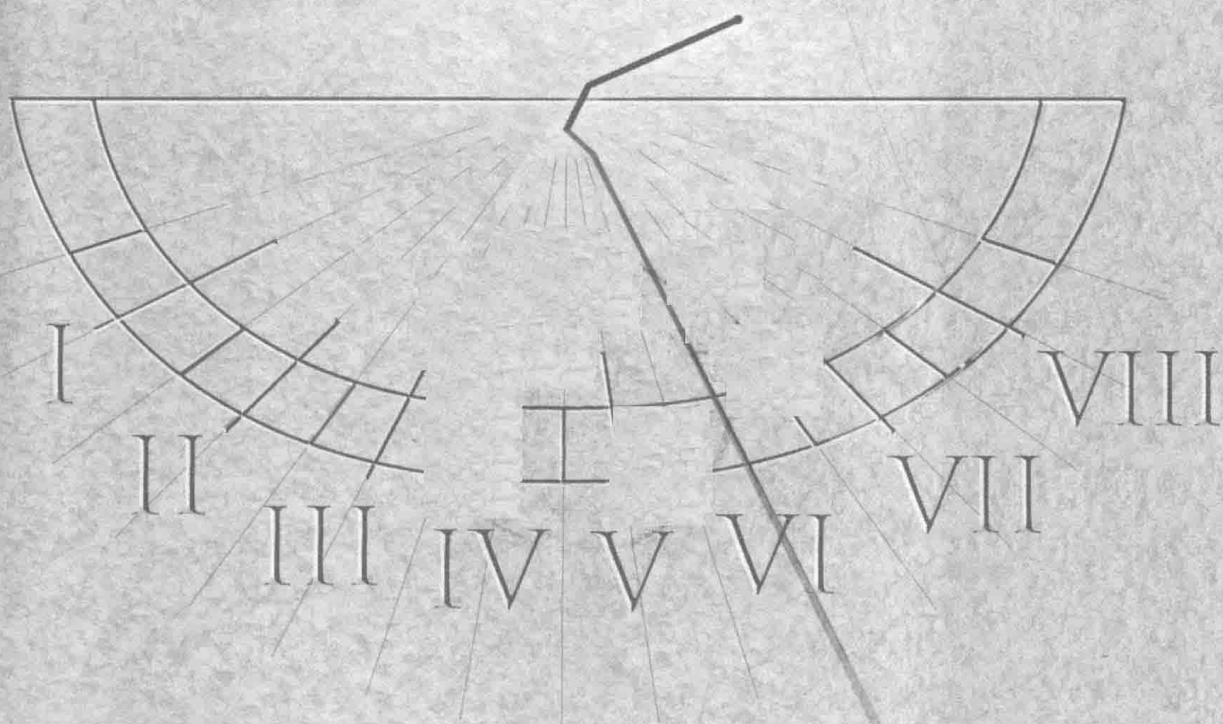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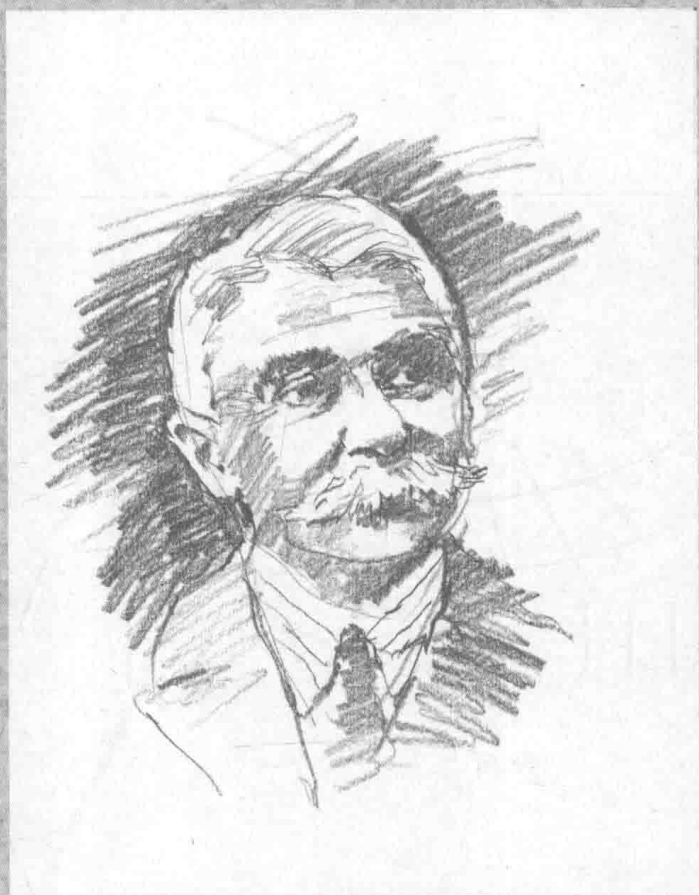
顾拜旦传
[下]

[美] 乔治·赫斯勒 著 吴果锦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第六章 快乐与痛苦







赴美途中

顾拜旦在莫维尔庄园过了一个月的隐居生活，偶尔外出也只是到林中散步。他想借此从心中、脑海将珍妮特变心的事抹掉。一个月之后，他乘火车从圣拉扎尔（Saint-Lazare）赶到勒阿弗尔（Le Havre），转乘法国航运公司的“诺曼底号”双螺旋桨蒸汽船前往美国纽约。此次航程16天，横跨大西洋。上船之后，他感到一阵阵焦虑不安，就像海上起伏的波浪一样。他依然割舍不下对珍妮特的爱恋。他坐卧不宁，上船的第一个晚上，他在甲板上和走廊里走来走去，既无心欣赏宁静的海上风景，也远离酒吧里的欢宴。以后会有时间把酒言欢的，他对自己如此说道，眼下他想做的只是独处，用运动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8个小时时间里，他在船上各层甲板之间来回走动，终于身心俱疲，从午夜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

顾拜旦从一排折叠躺椅中抽出一把，在左舷处找到一个僻静之地。头顶上是悬挂的救生艇，恰好为他遮阳。他手拿一本笔记本，坐了下来。他打算好好回顾一下，在世博会上学到了什么，以及在与珍妮特的5年之恋中失去了什么。

他认为自己身为组织小组的一员所经历的，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世博会。本届巴黎世博会在6个月时间里吸引了3200万名游客，几乎跟法国总人口一样多（3800万）。他一边记笔记，一边回忆着本届世博会的布置、建筑，以及如此长时间的大型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工人、住宿、交通、票务、庆祝活动、盈亏、预算，还有不可避免的困难与障碍。他还写到，尽管出现了数不清的小故障、小失败，以及太多误工和延期等情况，本届世博会还是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无与伦比的体验。

他认为此次世博会的筹委会职责至关重要：一位主席全权负责所有工作的进展和实施，他手下的委员会及一大批助理随时待命，督促各项工作。他还想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任领导人，费里、勒普雷、格雷维、卡诺、西蒙、沃丁顿……在结局未卜的情况下，他们怀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自信，毅然举办了这届盛会。他们坚信，只要成功举办，那么本届世博会将是对他们的政治哲学以及平等主义社会的最终肯定。

他看到、学到的一切，令他产生了组织和举办大型活动的想法。这场活动，在时间上是短暂的，但会永恒地留在人们心中；这场活动，将会以其创造力、文化意义、影响范围以及可期的未来，给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带来鼓舞和启迪。他想的是，自己对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的热情能否在这样一场活动中起到更大作用以及体育能否成为这场运动的核心组织原则。

在海上一连数日，他都埋头写作，将最近的经验总结出来，以备日后参考。他把其中一些内容整理成调查问卷，准备在美国大学的考察期间使用：哈佛、康奈尔、艾摩斯特（Amherst），第一站将是芝加哥大学。可是，不论他工作得多么刻苦，多么专心，总会受到情绪的冲击。工作带来的慰藉也变得寥寥无几。罗伯特搂着珍妮特的情景、珍妮特欢快的笑声，总是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一度放弃抵抗，任由沮丧占据心田。他指望借由此次远行放松一下，能有一些安心的时间专于工作，让这无尽的大海净化他的内心。他合上笔记本，躺在躺椅上，听着蒸汽机的轰

鸣和螺旋桨片搅动海水的声音，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

他的思绪又回到西蒙致辞结束后的那个午夜，他在美术博物馆里独自欣赏古代奥林匹亚模型的时刻。



在约定的晚上11点，一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手拿提灯，打开美术博物馆的后门，让顾拜旦进来，带着他穿过主展馆的雕塑和展台，来到一间黑暗的展厅门前。这里就是奥林匹亚模型的展出地。他把提灯放在地上，递给顾拜旦一个未点燃的提灯，打开玻璃罩子，一阵煤油味儿扑鼻而来。他把提灯点着，灯芯跳了两下，越来越亮。

“我一个小时后回来，你慢慢看。”

顾拜旦提起灯，走进屋内。他的目光立刻落在墙上一幅精致的壁画上。画上是想象中的奥林匹亚最辉煌的时刻。晦暗的灯光下，顾拜旦靠近壁画，边走边看。最前面屹立的是宙斯神庙那巨大的石柱和壮观的台阶。神庙前面是祭坛，上空袅袅地升着青烟。山行墙上的雕塑、雕带^①上的浮雕栩栩如生。顾拜旦认出了赫拉克勒斯^②的12个功绩。在阿尔提斯^③圣林（Sacred Grove）宽阔的平地一端，是赫拉神庙和水神庙（Nymphaeum）。水神庙是一个背倚克洛诺斯山（Mount Kronos）而建的纪念碑样的喷泉。山脚下是个梯状斜坡，斜坡前是一排美丽的小神庙，那都是古希腊的国库。画上还有一个拱形通道入口。古代奥运会上，每名运动员都是从这里走上竞技场。阿尔提斯的地面上，到处都是下有底座的青铜和大理石纪念碑，彰显着一千年里在此竞技的盛况。许多跑步、摔跤、跳高运动员正在训练，身着宽大外袍的希腊人三五成群，或四处走动，或原地站立，有的还打

① 古典建筑柱石横梁与挑檐之间的部分。

② 赫拉克勒斯:Herak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曾杀死各种猛兽怪物，死后成神，即武仙座。

③ 阿尔提斯:Altis，古奥林匹亚圣地的中心区域。

着手势，似乎是在讨论当天的比赛。

顾拜旦曾常常幻想这一场景，但眼前的壁画比他想象的更加清晰，使他仿佛置身其中。古时的情景从未如此真实，神话传说变成了现实。

他转向桌面上的奥林匹亚模型。他将灯高高提起，看着眼前这按比例再现的立体景象：花草树木、绿山、体育场里的泥土地面、阿尔提斯的进出通道……一切都栩栩如生，仿佛是从高空飞翔的鹰背上俯视而得。

此时此刻，顾拜旦第一次明白克洛诺斯山正代表着奥林匹亚的发展。他如痴如醉地看着眼前完美和谐的布局：一边是体育馆，另一边是体育场，中间是阿尔提斯圣林，三者像王冠一样将克洛诺斯围在中间。

模型下方，是传说中的阿尔菲欧斯河（Alpheios），它从模型前端绕过，与科拉德奥斯河（Kladeos）交汇。圣地只比水面高出几码，对比二者海拔差异，顾拜旦明白了为什么15世纪的洪水和地震将奥林匹亚埋得如此之深。

他幻想着从奥林匹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出发，越过山岭向圣地走去。在山头上，能看到露天体育馆里全是跑步、跳远、扔标枪的运动员；经过石柱长廊，走到摔跤场，看到摔跤手和拳击手在此训练，而即使在训练中，残忍的古希腊式搏击也会出现伤亡；接着来到一个砖石结构的工作间，这里是著名的天才雕刻家菲尼亚斯（Phinias）工作的地方，他用象牙和黄金雕刻了宙斯像，令每一位游客叹为观止。阿尔提斯门口，是腓力圆形神庙（Philippeion），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①为纪念其在战车竞速中的胜利而建。而圣地中最醒目的当属宙斯神庙和赫拉神庙。顾拜旦看着眼前大大小小的神庙，形态各异的雕塑，国库、运动场，不由得想象4万名观众坐在山坡上，为他们喜欢的运动员欢呼呐喊。他又仔细看着回音长廊（Echo Colonnade）那长而窄的屋顶轮廓线，这里就是

① 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前382—前336，亚历山大大帝和腓力三世的父亲。腓力二世在位的20多年间，马其顿的军事、经济等迅猛发展，由一个内乱不止的小国崛起为希腊城邦的首领，为其子亚历山大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和平使节和宣布比赛开始的号手们待过的地方。

顾拜旦不由得将《神圣休战条约》^①与一个星期之前他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联系起来。一边是借上古神祇之名，在战争期间维持和平；一边是西蒙、帕西、普拉特的倡议，他们像现代的和平使节一样，呼吁国与国之间停止敌对行动。二者竟存在妙不可言的联系。现在他想知道，古代奥林匹亚所带来的和平理念是否仍像少年时那样牵动着他的心，那时的他亲历了1870年普法战争之残酷，渴望和平的到来。他再次读起模型旁边的文字介绍，上面说，和平使节宣读《神圣休战条约》，三个月时间内，希腊帝国全境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神圣不可侵犯。

帕西和普拉特提出，作为和平运动的基础，每年都要将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会聚一堂，进行文化交流、教育、友谊赛等活动；在得知这一设想之后不久，顾拜旦就开始思考——仅仅是体育运动本身，即可令整个人类文明世界平静下来，用体育热情感染交战各方，使其放下武器。这一设想是否恰逢其时？

眼前的“奥林匹亚”与顾拜旦小时候幻想过的奥林匹亚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也相差无几。而在他看来，画中的景象比模型更加形象。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他又举起提灯看了最后一眼。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会前往希腊，朝拜那古代的遗迹；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些东西正在等待着他。

① 《神圣休战条约》：Sacred Truce，公元前884年古希腊伊利斯王和斯巴达王达成了一项定期在奥林匹亚举行集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协议，并签订了《神圣休战条约》。《条约》规定，在举行奥运会期间，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还规定希腊各城邦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侵入奥林匹亚圣地；即使是战争发生在奥运会举行期间，交战双方都必须宣布停战。停战时间开始规定1个月，后延至3个月。停战期间，凡是参加奥运会的人都受到神的保护，不可侵犯。



美国之行

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阳光灿烂。圣克莱尔在意大利餐馆阳台上藤叶繁茂的棚架下面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他正品尝着一杯白葡萄酒，这时顾拜旦来了，拎着一个手提箱。

“我拿了些资料给你。”顾拜旦坐了下来，点了一杯红酒，轻抚着提箱的皮面说道。阳光从枝叶缝隙里穿过，照在皮箱上，斑斑驳驳。顾拜旦摘下圆礼帽，顿时脸上也被投射了一束束光线，明暗相间。他看上去有些疲惫，眼角的皱纹很深，但精神很好，好像因为找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而高兴。

“我猜猜，”圣克莱尔逗他道，“是您的结婚证和婚礼的来客登记簿。”

顾拜旦的笑容一下不见了，“来客登记簿？你的想象力真丰富。玛丽那里有没有？”

“我开玩笑呢。不过，我想找个时间看看这些东西。您拿来的是什么？”

“是一些重要的政府文件。”说着，顾拜旦从皮箱里拿出一摞纸，递了过来，“政府公告，正式宣布召开 1889 年体育大会。”

圣克莱尔有些失望，却尽力不表现出来。关于 1889 年世博会的事，他已经把必要的内容都写完了，不想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而进行修改、再加入政府公

文的内容。“很好，”他草草翻看了一眼文件，将其放进背包里，“还有什么？”

“这是法国公共教育部（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的公告，说的是我即将赴美考察多所大学。”他将文件递给圣克莱尔，补充道，“这其实相当于给我盖了红戳，把我的考察变成了官方公务。但是，要说今天上午我找到的最好的东西，还是这个——”

圣克莱尔接过顾拜旦递给他的文件，发现是朱尔·费里写给顾拜旦的一封信。信中对西蒙的这位得意弟子表达了满意之情，希望早日看到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的考察报告。圣克莱尔出声朗读着费里的信：“我们知道，你的报告一定会是准确无误、事实清楚。”读完，他举起酒杯，敬顾拜旦道：“这可是很高的评价，皮埃尔。他看过你在世博会期间的报告，一定是对你信心百倍。”

顾拜旦举杯点头道：“的确如此。他知道，我需要考察美国体育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反驳格鲁塞的攻击——他们说我的计划是恶毒的，因为全是照搬英国那一套。我要去美国看看，一是寻找有力证据，二是收集国际体育兴盛的数据。”

圣克莱尔看着1889年中期的时间安排，不禁纳闷，顾拜旦要如何做到用那么短的时间迅速考察20多所大学。“这样一来，您就能以公共教育部的名义写信、与考察对象安排日程？”

“不，不全是如此。我的确写信预约了大概5所大学。其他大部分学校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斯隆介绍的。”

圣克莱尔闻言很是惊讶。“斯隆？您在国际奥委会的同事？这么说，您在首次赴美之前就认识他了？可您在《奥运回忆录》里没写啊。”

“是的，我是在1888年夏天丹纳的沙龙上认识他的，就是巴黎世博会的前一年。还有，他可不只是个同事。他是我的坚强盟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知己。”

“今天下午将是漫长而充实的。”圣克莱尔说道，“咱们先谈谈您的美国之行，然后再回顾一下您与斯隆首次见面的情形。”

1889年8月，在北大西洋上行驶了16天之后，“诺曼底号”终于驶入纽约港。顾拜旦也真正亲眼看到了壮丽的自由女神像。当时，每艘进港的法国船只都会驶近自由岛，让乘客好好看看自由女神像，瞻仰一下祖国的艺术杰作。顾拜旦暂时摆脱对珍妮特的思念，赞叹欣赏神像的壮观。他又想起巴特勒迪给他看的缩微版模型，不禁对其保真度甚为钦佩。这座雕像现已正式更名为“自由女神像”，其外袍曲线优美，熠熠不朽，比他预想的更加优雅。神像脚下的巨大基座，是靠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①发起的筹款活动建成的，神像稳稳地立在上面，在顾拜旦看来，其摆放位置恰到好处。

顾拜旦看着自由女神像的脸庞，突然意识到自己已身在美国。他转头向曼哈顿^②看去，目光首次落在这个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大都市上。纽约倒映在水中，色彩灰暗，在他看来，多了一些工业味道，少了些魅力气息。可是，在他上岸之后，看到其活力四射的大街小巷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种和语言……这才是他希望看到的美国。两位强壮的搬运工将他的旅行箱拿到马车后厢，他随即上了马车，在曼哈顿穿行。一路上他向窗外看去，商店、门头房，还有代表新世界的五彩斑斓的标识，令他目不暇接。他希望，这次美国之行能把珍妮特·蒙田永远从他的脑中抹去。

这次他要在美国待4个月时间，日程表上已经安排好了20多所要考察的大学。来之前，巴黎几个游历丰富的朋友建议他入住第五大道酒店（Fifth Avenue Hotel）。酒店位于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Park）南端，占据了23大道和24大道之间的整个街区，甚是奢华。他

①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1847—1911, 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

② 曼哈顿：Manhattan, 美国纽约市5个行政区之一，是纽约的市中心，纽约最重要的商业、金融、保险机构均分布在这里。

在这里住了3天。他还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第二天晚上到德尔莫尼克餐厅(Delmonico's)吃了晚饭——这家餐厅以其法国菜而在纽约赫赫有名。他将在纽约待三周到一个月时间，将其当作根据地，就近考察几所大学，然后前往波士顿大学做演讲。除了参加纽约运动俱乐部的两次会议和几次社交活动，他还打算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里跑步，去看看市政厅旁边的新闻大厦，到圣帕特里克大教堂^①做礼拜，再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②参观一下。

第二天一早，他步行穿过麦迪逊广场(Madison Square)和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一边走，一边欣赏街道两边建筑上不规则的手绘标识。在联合广场一侧，他看到一群年轻人在跳舞，一位手风琴艺人一边演奏一边唱着《纽约的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围在一个牛奶站前，索要施舍。顾拜旦登上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路上，他看到很多人都骑着自行车，不禁惊讶不已——这种两轮的交通工具已经在新世界流行起来。顾拜旦本身是位作家，偶尔还客串记者角色，所以他对报业很感兴趣。他从公园大道(Park Row)经过市政厅、论坛报大厦(Tribune Building)、波特大厦(Potter Building)，直至公园大道，发现大大小小的报业驻扎于此。数栋高楼大厦之中，伫立着普利策所建的纽约世界大楼(New York World Building)。其浮雕细工尚需一年才能完工，届时将是纽约的最高建筑物。然而对顾拜旦而言，这种高度尚不足称奇，因为他早已对仰望埃菲尔铁塔习以为常了。

顾拜旦在街角的一个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世界报》(*New York*

①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St. Patrick's Cathedral, 是一个新哥特式风格的罗马天主教堂, 位于纽约第五大道, 始建于1858年, 现为纽约的地标建筑之一。

②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位于纽约第五大道82号大街, 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 始建于1870年, 1872年对公众开放。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 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

World),读了一篇娜丽·布莱^①的文章。她是《纽约世界报》的一名记者,眼下即将出门远行,开启创纪录的80天环游地球,以印证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设想。



在数周时间里,顾拜旦辗转各地,考察了艾摩斯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之后,他搭乘一辆出租马车——他了解到,纽约人将其称作“taxi”——沿第六大道前往纽约运动俱乐部。

他准时抵达,此次会见的人叫威廉·白金汉·柯蒂斯(William Buckingham Curtis)。此人是一名传奇拳击手、跑步运动员、链球运动员、编辑、体育推广人。1868年,柯蒂斯与同伴联合创办了纽约运动俱乐部,并担任其主席至今。他是当今美国体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顾拜旦从斯隆那里听说,一年之前,柯蒂斯创办了业余体育联合会^②。这一组织,在未来的岁月里对美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1906年,詹姆斯·苏利文继任主席职位,雄心勃勃的他,为了争夺这个年轻国家体育界的控制权,已经与各个大学争得不亦乐乎。

纽约运动俱乐部被其成员称作“城市俱乐部”,位于55大街和第六大道的十字路口处。顾拜旦刚一进门,就被前台接待员认出来了,被直接领去了柯蒂斯的办公室。柯蒂斯身着衬衫,正坐在办公桌后修改报纸底稿。顾拜旦一眼就看出,他拿的是《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Times*)——这位实业家本人创办的体育报纸。柯蒂斯从眼镜架上面看了看,认出了顾拜旦,立刻放下笔,绕过办公桌,上前与顾拜旦握手。

① 娜丽·布莱: Nellie Bly, Elizabeth Cochran Seaman (1864—1922) 的笔名,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实业家、发明家、慈善工作者。为印证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内容, 她于1889年10月14日从新泽西州霍博肯出发, 于1890年1月25日返回, 历时72天, 全程24899英里。

② 业余体育联合会: Amateur Athletic Union, 美国奥委会的前身。

“欢迎来到纽约运动俱乐部。”柯蒂斯对顾拜旦说道。顾拜旦的手比他要小很多，两人用力地握了手。柯蒂斯咧了咧嘴，虽然他已是50多岁，身体依然强健。

“感谢你能抽出时间与我会面。”顾拜旦用流利的英语说道，随即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他的英语水平足以应付在美的各项事务。

柯蒂斯也坐了下来。“你竟然能得到威廉·斯隆的认可，太了不起了，他可是我们重量级的成员。”

“威廉的引荐，给了我很大帮助。”顾拜旦说道，“当然，他还给我介绍了体育运动在美国大学里日益兴盛的情况，见解非常深刻。”

“这不奇怪，威廉对法国一直是很欣赏的。”说着，柯蒂斯从办公桌上的木质文件盒中拿出几张普林斯顿大学的来信，都是斯隆给他写的亲笔信。“他概述了你现在的工作，说你要把体育纳入法国教育体系，还要调查我们的大学体育现状。你在美国的行程是如何安排的？”

“先去波士顿参加体育教育大会，然后向西去芝加哥，向南去新奥尔良，再返回普林斯顿，一路考察各地的大学。”

“这段路程可不短啊。波士顿的大会倒是很不错。”

“你去不去？”

“不行，我抽不开身。苏利文和其他几位同事代表业余体育联合会参会。你认识他吗？”

“我知道他，但一直未能有幸与他结识。”

“可别当成幸运的事，苏利文的脾气很暴躁的。”

“哦，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下个月你能不能过来？我们要举行比赛，有赛艇、跑步和拳击，就在坦纳岛(Tanner's Island)的新俱乐部举行。届时会有500多位客人。”

“谢谢邀请。我曾读到过，你在佩罕马诺(Pelham Manor)的桑德(Sound)开了一家夏季俱乐部。”

“你的消息很灵通啊。那里设计的是夏季俱乐部，不过四季可用。关于我们的俱乐部及其活动，你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吗？”

顾拜旦拿出笔记本，说道：“是的，你若是不介意的话，我有几个问题想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二人热情交谈了一个小时之久。柯蒂斯对各项事务了若指掌，他跟顾拜旦介绍了纽约运动俱乐部的运作情况，俱乐部的诸多体育项目，俱乐部组织推广的比赛，甚至还介绍了俱乐部中一些杰出的运动员。顾拜旦记录了十多个纽约运动俱乐部的个人和团体体育项目，既有常见的体操、拳击、击剑、田径项目，又有水上项目、马术，甚至还有登山项目。

更重要的是，柯蒂斯给顾拜旦深刻阐述了目前美国体育界的大论战。一边是美国大学体育和团队体育的兴起，一边是热衷于大众体操模式的大学校长及管理者不断打压竞技体育。“你这次去波士顿，一定会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爱德华·哈特维尔（Edward Hartwell）大放厥词，”柯蒂斯说道，“他还是鼓吹腐朽的德国体育模式，或者是瑞典模式？”

二人的会谈远超预想的一个小时，最后，顾拜旦与柯蒂斯已是非常亲近，他称其“比尔老爹”——这是柯蒂斯的外号，因为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体育运动员。会谈过程中，二人一度谈到了国际比赛与合作。柯蒂斯说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英国和法国派两支队伍过来，好好打几场英式橄榄球比赛。我很想看看，在跑步、拳击、摔跤等方面，我们的小伙子们跟你们对抗的结果。如果你们能选派出优秀选手，我很乐意组织几次比赛来切磋一下。”

会谈结束了，顾拜旦合上笔记本。柯蒂斯执意要带他参观一下俱乐部里的体育馆、跑道、游泳池等设施。参观完毕，二人走下楼梯，来到入口处。柯蒂斯对顾拜旦说，等他考察结束回到纽约，一定要再来拜访。他想听听皮埃尔的考察结果，并刊登在《时代精神》上面。此外，他还

想介绍几个人给顾拜旦认识一下，其中就包括泰迪·罗斯福——纽约的政治界和运动界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你对体育教育这么感兴趣，一定会欣赏罗斯福教导街头小混混的做法。他在市中心和布鲁克林^①创办了好几个体育馆，教这些人拳击，以控制暴力和犯罪。还真让很多孩子迷途知返了。”

离开纽约运动俱乐部的时候，顾拜旦回想着柯蒂斯の開诚布公、对各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分享信息和见解的意愿，不由得兴奋不已。此人身上，恰恰具备了顾拜旦此行希望看到的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倘若此次考察之路上还能再接触几个像柯蒂斯这样的人，那一定不虚此行。



几周之后，顾拜旦乘火车去了奥尔巴尼(Albany)，又转车去了波士顿。这不是一条直达线路，不过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了。路途中，他思考着即将踏入的美国新兴的大学体育世界。虽然竞技体育在美国大学校园中风行，但是，正如柯蒂斯告诉他的那样，绝大多数大学校长和管理者都担心团队体育会影响学生的学习。顾拜旦此次考察，会与康奈尔大学的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以及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会面。他知道，这三人所提倡的体育教育，是德国和瑞典那种约束较多、激情较少的锻炼形式。他还知道，此次波士顿会议将为那个争执不下的问题提供最大的论战平台——德国和瑞典的体操教育模式，哪种更适合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生。

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过时，没有多少意义。即便是在法国，也早就不算是个问题了。死板的体操运动时代已经结束。竞技体育正在美国

① 布鲁克林: Brooklyn, 布鲁克林区位于曼哈顿东南部, 是纽约市五大区之一, 曾为黑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曾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